

## 『金刚顶迎请仪』在韩国的流变—从点眼仪和佛画切入\*

陈明华\*\*

### [摘要]

本文透过朝鲜时代点眼仪‘金刚界曼荼罗37尊奉请’,以及大兴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探讨密教『金刚顶迎请仪』在韩国的流变和意义。经由研究,得知朝鲜点眼仪的‘金刚界曼荼罗37尊奉请’,仅以迎请金刚界37尊作为佛事的证明加持。与敦煌遗书『瑜伽佛礼』或『金刚顶迎请仪』内有请佛、叹佛、礼佛、五悔等次第,属于顶礼修习金刚顶瑜伽密法的礼忏文本,在职能上并不相同。就构筑点眼仪的思想核心来看,为金刚界、胎藏界、苏悉地三部密法的合体。从其以金刚界大日如来、三悉地三身佛与华严宗毗卢遮那佛、三身佛的相摄一致,说明自三国时代以来,唐代中期密教的‘金胎不二’及由此衍生的三种悉地思想,在传入朝鲜半岛后与新罗华严宗的三身佛相互融摄,形成韩国密教呈现浓厚的华严思想底蕴。

供奉于全罗南道大兴寺大光明殿的『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是以

---

\*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8.21.)发表的修订文。云南省剑川：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大理白族学会主办。

\*\* 弘益大学 世宗校区 造型学院 副教授

주제어: 金刚界三十七尊, 點眼式, 三悉地, 華嚴三身佛, 懺儀  
금강계37존, 점안식, 삼실지, 화엄삼신불, 참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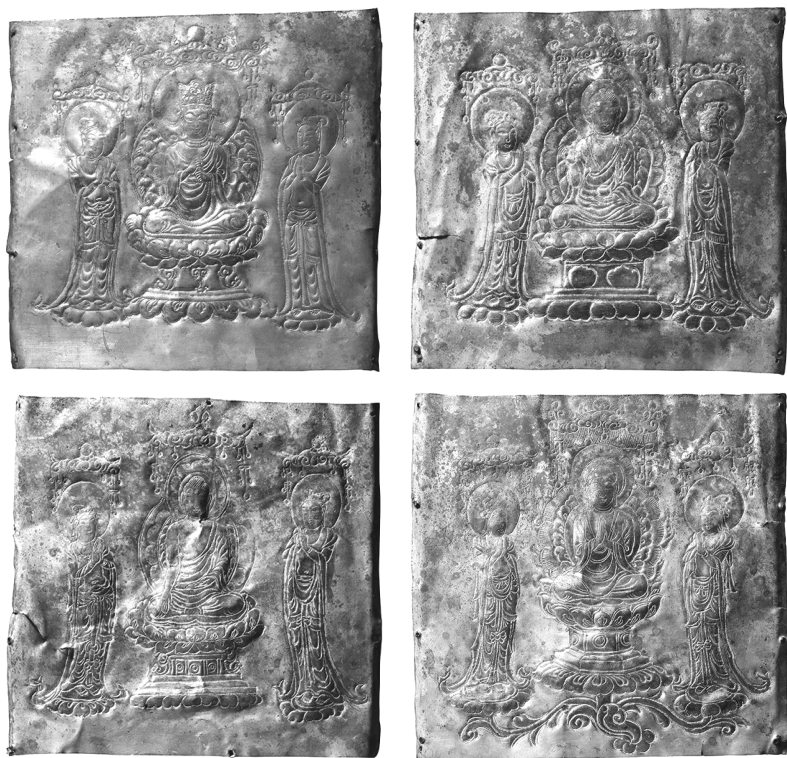
金刚顶37尊为题材的后佛帧，虽具有礼拜功能，但在朝鲜时代作为世俗消灾祈福之用。画中榜题所书金刚顶曼荼罗三十七尊名称，经与敦煌遗书『瑜伽佛礼文』比对，称名雷同一致，推测礼拜金刚顶瑜伽37尊的仪式曾传入朝鲜半岛，并在「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之前应也绘制与此仪式有关的佛画。可以说金刚顶佛顶思想和信仰，自统一新罗后期传入，以其具有护国的职能在高丽得到王室的尊崇护持，但朝鲜时代以后，衰退式微，只见点眼仪式的迎请仪节，作为佛事加持证明，或以其为题材绘成佛画，供在寺院佛殿内，成为世俗消灾增福之用。

## 1. 引言

依现存文物来看，韩国与金刚界曼荼罗五佛相关的图像或造像，约出现于九世纪后半统一新罗时期，有纪年者如大邱市桐华寺毗卢庵三层石塔所发现863年瘞埋于塔内的金铜舍利函，外函四面篆刻的四方佛，即北面持智拳印摩诃毗卢遮那佛、东面持药函药师如来佛(阿閼佛)、南面持降魔触地印释迦如来佛、西面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图1)。朝鲜时代，现最早出为江原道上院寺文殊菩萨坐像装藏物纸本木刻版画『金刚界种子曼荼罗图』(东国大博物馆藏)。研究指出此物在朝鲜世祖十二年(1466)奉安入藏，但从版画外缘书‘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即高丽忠烈王十八年)’，推测于高丽晚期刻板，朝鲜初期沿用印出，于上院寺文殊菩萨坐像完成时，和其他装藏物一起入藏。<sup>1)</sup> 佛画中以金刚界37尊为题材的仅有1845年作大兴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一幅。上述文物中，除了「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具有礼拜功能以外，舍利函和塔身所刻金刚界五佛、纸本曼荼罗图，都与舍利供养或开光装藏仪

1) 许一范(2007), 『韩国의 六字真言信仰과 金刚界三十七尊의 习合』, 『梅堂学报』 12, 梅堂学会, p. 59.

式有关，故在朝鲜仪式集中能发现行点眼、装藏(韩称腹藏)时迎请金刚界曼荼罗37尊仪礼的记载。似乎金刚顶密法传至朝鲜时代以后，已少见钻研义理的瑜伽修证，仅见于开光装藏仪式。这样的现象，值得探讨。



[图 1] 桐华寺毗卢庵三层石塔出金铜舍利外函 北面毗卢遮那佛(上右) 东面药师佛(上左) 南面释迦如来佛(下右) 西面阿弥陀佛(下左) 高 14.2 cm 国立大邱博物馆藏 统一新罗 863年

## 2. 点眼仪式的金刚界37尊奉请

点眼仪中奉请的金刚界37尊，出自『初会金刚顶经』，即『金刚顶经』第一章「金刚界品」所述‘金刚界大曼荼罗’，为『金刚顶经』十八会十万颂中的初会。作为金刚界曼荼罗图象依据之『初会金刚顶经』汉译本，又称『真实摄经』，有多种译本。<sup>2)</sup>有关修习金刚顶瑜伽密法的文本，目前所知敦煌『金刚顶瑜伽迎请仪』有三件抄本，即B.7666(余19)、P.3920和S.4510。B.7666(余19)为『金刚顶迎请仪』和『金刚顶修习瑜伽仪』的合抄，『金刚顶迎请仪』首题‘金刚顶经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习瑜伽迎请仪’；『金刚顶修习瑜伽仪』首题‘金刚顶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习瑜伽仪’；P.3920与『千臂千眼陀罗尼神咒经』合抄；S.4510首题‘金刚顶经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习瑜伽迎请仪’，三件均署‘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另外作为顶礼金刚顶瑜伽37尊的礼忏文，北京图书馆藏有写本『瑜伽佛礼』B.3451V(水2)号一件孤本。就此四件仪式文本内容，汪娟指出均有请佛、叹佛、礼佛、五悔(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发愿)等仪节，『金刚顶迎请仪』属于修习金刚顶瑜伽密法的初阶仪本，『瑜伽佛礼』则应在『金刚顶迎请仪』之后出现，已与显教的礼忏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显示了密教仪轨通俗化的历程。<sup>3)</sup>可以说敦煌『金刚顶瑜伽迎请仪』或『瑜伽佛礼』都

2) 『初会金刚顶经』汉译本，又称『真实摄经』系佛经，最早由金刚智于开元十一年(723)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天宝十二至十四年间(753-755)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以及北宋施护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译『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中的前六卷。另唐般若亦译『诸佛境界摄真实经』，『金刚界大道场品』，不空亦译有同经名的『二卷本真实摄经』。

3) 汪娟(2008)，『『瑜伽佛礼』与密教礼忏文』，收于『唐宋古逸佛教忏仪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pp. 113-138。

是与修习或礼忏金刚界37尊有关的仪式文本。但朝鲜点眼仪中出现的奉请金刚界曼荼罗37尊，并没有如敦煌遗书『瑜伽佛礼』或『金刚顶迎请仪』中有请佛、叹佛、礼佛、五悔等项，仅以迎请金刚界37尊作为佛事的证明，非作为礼忏或观想之用，这是不同的地方。

点眼仪的举行代表迎请新佛的降生，是寺院中极为隆重的仪式。朝鲜点眼仪文可见『造像经』、『密教集』、『诸般文』、『作法龟鉴』、『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等。目前『造像经』遗有各寺院刊本，其中最早为明万历三年(1575)刊全罗南道龙泉寺版，后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全罗南道楞伽寺版、康熙五十九年(1720)平安道华庄寺版、乾隆十一年(1746)庆尚北道金龙寺版、道光四年(1824)江原道榆岾寺版，以及乾隆三十四年(1769)庆尚北道凤停寺开刊『佛像腹藏所入物目』等。『造像经』从经名来看，应是塑像的范本，但此经主要内容可分「圣像塑画腹藏仪」和「圣像塑画点眼仪」两部分，另加述造像功德、金刚阿闍梨观想仪等。对于造像度量与规格，反而着墨不多，实际上可看作是完成新佛像或佛画后的装藏和点眼作法仪式集。『密教集』为朝鲜后期汇集各种真言与密教礼忏的杂集，现存最早为朝鲜正祖八年(1784)刊双溪寺修道庵开刊本，一山圆觉寺、梁山通度寺、金泉直指寺、海印寺白莲庵、国立民俗博物馆等均有藏本。此书收有「五方观」，旁注「点请时用之」，可知是用于点眼仪的奉请。『诸般文』、『作法龟鉴』综合收录多种佛教仪式，『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为水陆斋梵呗仪式集，亦见佛像点眼作法，应是有为开光所开办的水陆斋，故把作法收入。以下以海印寺藏本『造像经』「圣像塑画点眼仪」为主，参照1719年海印寺重刊『诸般文』、1826年白坡巨璇撰『作法龟鉴』、1824年江原道榆岾寺版文本，将点眼仪程序次第整理如 [表一]，<sup>4)</sup> 进行讨论

4) 本文所引用朝鲜时代佛教仪式集文本，来自东国大学佛教记录文化遗产网站所提供线上原本扫描影像本，<http://kabc.donguk.edu/>，检索最终日期：2017.1.31。以下不另注。

迎请金刚界37尊的特征。

## 2.1. 金胎悉三部密法及三身五方佛

透过对点眼仪节次的释读，可知奉请金刚界37尊以前，先以真言召请佛部、莲华部、金刚部。接着「证明八请」奉请三身佛，东南西北四佛，五部大曼荼罗眷属(表一. 十一、十二)。此处三身佛为五轮宝网世界毗卢遮那佛、金刚莲花藏世界卢舍那佛、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四方佛为阿閼佛、宝生如来佛、观自在佛、不空成就佛。五部大曼荼罗诸菩萨是法界羯摩四波罗蜜菩萨、东方(金、爱、慈、手四大菩萨)、南方(宝、光、幢、笑四大菩萨)、西方(法、利、因、语四大菩萨)、北方(业、护、牙、拳四大菩萨)十六菩萨、四摄菩萨(钩、索、锁、铃)和内外八供养菩萨(喜、鬘、歌、舞、香、花、灯、涂)。正如仪文尾云：“至心归命，礼五部大曼荼罗会上一切诸佛诸大菩萨摩诃萨，惟愿慈悲，为作证明，成就佛事。”<sup>5)</sup>说明奉请金刚界37尊的目的是为作证明成就佛事。

从奉请结构来看，先启请胎藏界三部以及三身佛，说明迎请仪虽以金刚界曼荼罗为主轴，但又含有胎藏界、苏悉地思想，是金胎悉三部密法的合体。这从召请的佛部、莲华部、金刚部三部是三种悉地成就法以及证明八请奉请毗卢遮那佛时称佛为‘暗覽鏖啥欠大教主毗卢遮那佛’可知。按此‘暗、覽、鏖、啥、欠’为毗卢遮那真言，是悉地成就法。有关此三种悉地成就法与真言，出自『尊胜破地狱陀罗尼仪轨』(以下略称『破地狱轨』)。<sup>6)</sup>经述五藏即身成佛之三摩地观法。三种悉地

5) 白坡亘璇撰，『作法龟鉴』卷下「佛像时唱佛」，东国大藏本，pp. 167-185.

6) 『大正藏』所收『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有三种本子，编号905至906号，译者均署唐善无畏，惟吕建福认为此经为顺晓编撰。顺晓生年不详，泰山灵岩寺密宗僧人，曾从新罗僧义林(703-805)受学，义林

是指出悉地、入悉地、成就悉地，称上中下三品悉地，三种悉地又对应三身、三尊佛菩萨。即出悉地(根茎从足至腰，化身，文殊师利菩萨)、入悉地(枝叶从脐至心，报身或应身，大日如来)、成就悉地(从心至顶，法身佛果，摩诃毗卢遮那如来)，其中上品悉地，毗卢遮那真言，又称秘密悉地、苏悉地。种子字为阿、鑿、覽、唵、欠，对应五部、五方、五轮、五脏和金刚界五佛。<sup>7)</sup>

朝鲜『造像经』所收‘三悉地坛释’中三悉地真言分别为秘密悉地‘暗、覽、鑿、唵、欠’；出悉地‘阿、罗、缚、左、那’；入悉地‘阿、嚩、嚩、诃、佉’，与『破地狱轨』虽有几字略异，但音雷同，应是来自『破地狱轨』所述三身悉地真言密法。但『造像经』引尊胜佛顶颂和金刚顶经解释此三悉地时，与『破地狱轨』所说三身佛有些不同。依其述，秘密悉地“暗覽鑿唵欠大教主清淨法身毗卢遮那佛”是大日如来；出悉地“阿罗缚左那一代教主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是一切佛母；入悉地“阿嚩嚩诃佉法界主圆满报身卢舍那佛”是大日王万法之王。又述“报身为普行愿，化身为文殊智慧，合生法身故，……金刚顶梵本经云十万偈中所有真言虽千万亿，唯有此三身真言五字功德不可比量。”<sup>8)</sup>以报身为行愿，化身为智慧，二者合生法身。谓此三身真言殊胜，持诵功德无量。由此可知点眼仪证明八请奉请金刚界五佛之前，所请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三身佛，表三悉地的法报化三身，而此三身佛中的法身毗卢遮那佛，亦等同是金刚界中央的大日如来。<sup>9)</sup>即此三身佛与华严宗三身佛相同一致。

是善无畏的入室弟子。吕建福(2009),『密教论考』,台北:空庭书苑, pp. 100-111.

- 7) 参照善无畏译,『佛顶尊胜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卷1,『大正藏』册18, pp. 912b-913c。朝鲜仪式集将‘阿’字书‘暗’字。
- 8) 『造像经』『圣像塑画点眼仪』,海印寺藏本, pp. 7-10.
- 9) “有以中方菩萨为别请者,以此中方合上四方佛为五方,不知三身之毗卢遮那佛亦当五方之中方佛也。”可知此处三身佛之法身毗卢遮那佛与金刚界中央的大日如来同身。『造像经』『圣像塑画点眼仪』,海印寺藏本, p. 84.

『密教集』‘造像经诸真言’也列毗卢遮那佛五佛(化身)真言以及秘密悉地真言(法身咒)、入悉地真言(报身咒)、出悉地真言(化身咒)的苏悉地密法。在这之前, 1661年刊『五种梵音集』点眼仪式, 已有奉请三身佛加金刚界五佛的鱼山梵呗作法, 列法身咏、报身咏、化身咏、阿闍咏、宝性咏、自在咏、四菩萨咏。其中, 法身咏、报身咏、化身咏唱赞分为:

法身咏  
 法身性海超三界 妙用何妨具五根  
 湛寂凝然常觉了 人间天上总沾恩

报身咏  
 因果果满证如如 依正庄严相好殊  
 究竟天中登宝座 菩提树下现金躯

化身咏  
 兜卒夜么迎善逝 须弥佗化见如来  
 同时会同如此 月印千江不可猜<sup>10)</sup>

由赞偈知所咏为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化身释迦牟尼佛三佛。此外, 智还集『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卷中「佛像点眼作法礼八金刚四菩萨」中也见法身咏、报身咏、化身咏、阿闍咏、宝性咏、观音咏、成就咏、四林咏和拥护咏。<sup>11)</sup> 佛画中以金刚界五方佛与三身佛组合的题材, 可见1725年绘奉于松广寺五十殿的「五十三佛帧」。此画由六幅组成, 现存五幅。五幅各绘7尊、9尊、9尊、13尊、13尊佛。其中7尊一幅中所绘为清浄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西方阿弥陀佛、东方阿闍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图2)。核对此图榜题所书佛名大多出自『观

10) 智禅编,『五种梵音集』「附录一点眼仪文」, 1661年刊, 金瑛泰藏本。

11) 智还集,『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卷中「佛像点眼作法礼八金刚四菩萨」。



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内述三劫三千佛于因位时所闻持的五十佛，经主要在阐述称礼佛名灭除诸罪的功德。<sup>12)</sup>依『仔夔文节次条列』「分坛排置规」述在水陆斋毗卢坛布置「五十佛图」，可知是与水陆斋仪式有关的佛画。<sup>13)</sup>



[图 2] 松广寺五十佛帧(部分) 毗卢遮那佛(下中) 卢舍那佛(下左) 释迦如来佛(下右), 阿弥陀佛阿佛、阿閼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上排由左向右) 139 × 232 cm 松广寺圣宝博物馆藏 朝鲜1725年

## 2.2. 显密交融的五佛礼

点眼仪中金刚界五佛的迎请，除「证明八请」以外，还见「礼五佛」(表一.十五)。「礼五佛」仪节在诵「五色丝真言」后，作法为“五色丝真言时，画员以有色花纸做莲花叶，贯五尺竿头以五丝线系之，其竿像佛则挂之手端。而画佛则系水器耳，引取施主手端挂之，余丝徧界道场，而唱五佛礼云云。”<sup>14)</sup>(图3)依『造像经』所列为金刚界五佛，但

12) 罽良耶舍译,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卷1, 『大正藏』册20, p. 664a.

13) 桂坡圣能编, 『仔夔文节次条列』, 1724年海印寺刊本, 见朴世敏编(1993), 『韩国佛教仪礼资料丛书』2, 首尔: 保景文化社, p. 690.

海印寺刊本『诸般文』所礼为清浄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东方满月世界药师琉璃光佛等五佛。『作法龟鉴』与『造像经』同，列金刚界五佛，旁注“旧本以三身佛、弥勒佛、药师佛为五佛。而今谓五色丝真言未礼五佛者，必是仰冀五方佛加持新佛之意。故以五方佛改定，而或有他意耶智者更详。”<sup>15)</sup>此所说日本应是指『作法龟鉴』之前的『诸般文』等仪式集，有可能白坡亘璇觉得礼金刚界五佛是对的，因此在其所撰『作法龟鉴』中加以改定，可见当时两者有混用的情形。



[图 3] (3张) 点眼仪中佛像和与会者手中所缠绕五色丝线。忠清道无量寺极乐殿后佛帐修复完工点眼仪式，2015.9.19.摄。

14) 智禅编，『五种梵音集』「附录一点眼仪文」，1661年刊，金瑛泰藏本。

15) 白坡亘璇撰，『作法龟鉴』卷上，pp. 167-175.

查阅朝鲜佛教仪式集，除「礼五佛」外，还发现「五方佛请」、「五方赞」、「五方幡书规」等仪文。但五色或佛名与金刚界五佛不同，整理如 [表二]。由表列来看，『造像经』、『诸般文』「点眼文」所出现的五方佛、五色与『金刚顶经』一致，可知点眼仪所依是金刚顶密法，『五种梵音集』、『作法龟鉴』、『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密教集』中的「五方佛请」、「五方赞」、「茶毗作法」、「千手四方观」等，所礼请五佛为东方满月世界药师佛、南方欢喜世界宝胜如来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无忧世界不动佛、中方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如现梵鱼寺藏五方幡 (图4)。五色是中央黄、东方青、西方白、南方赤、北方黑，和中土阴阳五行五色的说法一致，<sup>16)</sup> 应和使用仪式的不同有关。但由此也可看出密教仪轨吸取它文化要素，呈现出通俗化的面貌。



[图 4] 五方幡 梵鱼寺圣宝博物馆藏 朝鲜后期

16) 『书·禹贡』曰：“厥贡惟土五色。”孔传曰：“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孔颖达疏曰：“『韩诗外传』云：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p. 148.

### 3. 「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与金刚顶瑜伽忏仪

敦煌遗书『金刚顶迎请仪』或『瑜伽佛礼』中所出现的金刚顶瑜伽37尊礼忏仪式，在韩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具体资料。相关文物中，依高丽文人李齐贤(1287-1367)撰『金书密教大藏序』，可知高丽时代曾刊行九十卷密教大藏，惜已佚失。目前湖林博物馆藏有第六十一卷金刚智译『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图5)，是有关修习金刚顶瑜伽的经卷。另松广寺圣宝博物馆藏有「高峰国师橱子愿佛」，此物是丽末鲜初高峰国师(?-1428) 随身携带用来礼拜的小佛龕。佛龕外上端镌刻‘阿、鑊、覽、哈、欠’秘密悉地五字种子以及象征金刚界五部的五佛。龕内上方列三尊佛像，下方有二僧人和二菩萨。三尊佛像应就是表三悉地法报化三身，即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图6)。从龕内所供佛像与镌刻的秘密悉地五字种子以及金刚界五佛来看，应与修习金胎悉密法有关。

以金刚界37尊为题材的佛画，仅存大兴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一幅(图7，大兴寺圣宝博物馆典藏)。关于此图的绘制，大都依『初会金刚顶经』经说解释，还未注意到它与礼拜金刚顶瑜伽37尊仪式的可能性。依画记书“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五月二十六日海南大茆寺新画成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奉安于大光明殿”<sup>17)</sup>，可知绘于朝鲜1845年，奉安地点在大兴寺大光明殿，此殿为朝鲜后期草衣禅师意恂(1786-1866) 于宪宗七年(1841)重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是重建大光明殿后四年，由草衣禅师担当化主，当时海南水军节度使申观浩(1810-1888)、画家小痴许炼(1809-1892) 等施主出资，画僧圆潭堂乃圆和海云堂益赞绘成。据说大光明殿的重建与「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的绘制，是草衣禅师、申观浩为了祝愿恩师，即当时流配在济州岛的金正喜(1786-1856) 能早日

17) 引自圣宝文化财研究院(2004), 『韩国의 佛画』大兴寺本末寺篇, 首尔: 圣宝文化财研究院, p. 211.

获得赦免。18)

大光明殿佛坛供奉毗卢遮那佛像，后配置『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图中毗卢遮那佛位于中央，四端依顺时针方向配置南西北东四方佛，五佛中毗卢遮那佛、观自在佛、不空成就佛三尊背后有身光。各佛周围菩萨围绕，中央毗卢遮那佛为四波罗蜜菩萨、四摄菩萨和八供养菩萨；四方佛各分配十六金刚大菩萨。其中北方不空成就佛的金刚法菩萨，疑为金刚牙菩萨笔误。三十七尊名称经与敦煌『瑜伽佛礼文』对照，发现大致相同(参照表三)。值得注意的是，莲花部部主乃依『金刚顶经』的观自在佛，不是阿弥陀佛。与『造像经』、『诸般文』等仪式集所列西方观自在佛一致。



[图 5] 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 湖林博物馆藏 高丽

18) 金廷禧(2003),『大兴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图考』,『美术史学研究』237. 238, 韩国美术史学会, pp. 236-238.



[图 6] 高峰国师椰子愿佛 松广寺圣宝博物馆藏 丽末朝初

中国敦煌地区金刚界五佛图象的滥觞，最初在九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第370窟主室窟顶已出现金刚界五佛图象形式的雏形，但还没有出现成熟的具有中央本尊的密教五方佛图象。<sup>19)</sup> 开始有中尊大日如来的金刚界五佛图象，主要在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及西夏至元两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有榆林第28窟、第35窟东壁北侧五代绘「五智如来曼荼罗」、藏经洞绢画MG.17780, EO.3579, 以及『金刚峻经』曼荼罗残片P.2012中的金刚界五佛；西夏末期至元的莫高窟第465窟、第464窟窟顶，以及榆林第4窟四壁壁画上方的金刚界五佛。这些作品阮丽认为皆属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宋初之作。<sup>20)</sup> 从五佛的配置形式来看，「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与榆林第35窟东壁北侧五代绘「五智如来曼荼罗」或藏经洞出土MG.17780(图8)，都是中心置毗卢遮那佛，四隅画四佛和各眷属，构图形式颇为类似。

19) 殷光明(2014), 「敦煌显密五方佛图像的转变与法身思想」, 『敦煌研究』总143, 兰州：敦煌研究院, pp. 17-18.

20) 阮丽(2012), 「敦煌石窟曼荼罗图像研究」,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p. 30.

敦煌所见金刚界五佛以石窟壁画或绢画为主，而朝鲜属挂轴式绢画，安奉于大光明殿佛坛佛像后面，作为礼拜之用。这与点眼仪中迎请金刚界曼荼罗37尊作为证明的职能又不同。和密教以曼荼罗图的佛菩萨形相示现众生，作为观想或觉悟的媒介物，也有差别。从配置场所和榜题书三十七尊名称大致与敦煌『瑜伽佛礼文』所述相同来看，不免使人起疑与礼金刚界37尊忏仪有关。如前述，草衣禅师发起绘制『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与祈愿金正喜获得赦免有关，表示当时在寺院或主事者必然知晓顶礼金刚顶瑜伽37尊仪式，才以此为之。总之，仅凭此画要梳理出金刚顶瑜伽37尊仪式在朝鲜半岛流传的全貌，相当不足，但就金刚顶瑜伽37尊佛画的稀少性来说，仍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图 7] 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 大兴寺圣宝博物馆藏 朝鲜1845年



[图 8] 金刚界五佛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780) 北宋 绢本着色 101.0 × 61.0 cm

#### 4. 『金刚顶迎请仪』在朝鲜流变的意义

经由以上考察，可知金刚顶瑜伽教法传承至朝鲜，所见主要用于点眼装藏科仪，或如「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的绘制，作为消灾祈福之用。这样的结果和现象，具有什么意义呢？

其一，从朝鲜点眼仪中金刚界大日如来、三悉地三身佛与华严宗毗卢遮那佛、三身佛的相摄一致，可知密教金刚界五佛与华严义理的相互融摄。如金永德述，自三国时代以来，唐代中期密教的金胎不二及



由此衍生的三种悉地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后即与新罗华严宗三身佛相互融摄，<sup>21)</sup> 经由朝鲜点眼仪奉请金刚顶37尊所呈现浓厚的华严思想底蕴，说明此思想脉络的延续不断，形成韩国密教的特色。

其二，朝鲜点眼仪以奉请金刚顶37尊，作为对佛尊格的加持，赋予其圣化和神威的象征。因此在韩国的佛像、佛画上可见书写相关的梵字或真言。佛画一般书写在作品背面、正面画幅四方边缘，或是画中佛像的顶上、口、胸、眼下、眼睛、眉、眉间白毫以及宝冠上。依李宣镛研究，朝鲜后期佛画之梵文种子字或真言皆依据『造像经』书写，大致分两种类型，一是混用『造像经』中「诸佛菩萨腹藏坛仪式」、「妙吉祥大教王经」、「三悉地坛释」所述诸真言，如1701年南长寺「甘露帧」、1708年「宝镜寺挂佛」、1744年「直指寺三世佛后佛帧」(图9)；二是仅书『造像经』「三悉地坛释」中所述真言，如1687年「麻谷寺挂佛」、1745年「浮石寺挂佛」、1770年高方寺「神众图」、1790年南长寺「十六罗汉图」等。<sup>22)</sup>



[图 9] (右) 直指寺大雄殿三世佛後佛帧 麻本着色 朝鲜1744年/图10(左)法门寺捧真身菩萨像莲座顶面篆刻三品悉地真言 唐代

21) 金永德(2011), 「金刚界曼荼罗의 韩国的 变容에 관한 研究」, 『佛教研究』 34, 韩国佛教研究院, pp. 158-160.

22) 李宣镛(2013), 「佛画에 记录된 梵字와 真言에 관한 考察」, 『美术史学研究』 278, 韩国美术史学会, pp. 141-151.

朝鲜佛画上书写的三种悉地真言，表尊胜佛顶摧绝业障及为成就三种悉地的增益、息灾、降服作法。这让人溯及想到西安法门寺地宫所出唐捧真身菩萨像莲座顶面上篆刻的三品悉地真言。捧真身菩萨像为迎请舍利入地宫仪式的供养物，此菩萨像莲座顶面篆刻十五个悉昙体梵文，莲台上两层花瓣十六尊像，莲台底面五个悉昙体梵字，底座上部八个梵字和明王像，腹腰有四天王像。据吕建福述，捧真身菩萨莲座顶面上的三组十五个悉昙体梵文(图10)为来自顺晓编『破地狱轨』的三品悉地真言。<sup>23)</sup>由此，朝鲜点眼装藏所书写三种悉地真言作法，应是传承自唐代的密法。

其三，从朝鲜『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或『造像经』、『诸般文』等仪式集的莲花部均以观自在佛为主尊，可知在仪轨作法上明显地受到金刚顶经系的影响。特别是所依『金刚顶经』、『苏悉地羯罗经』、『破地狱轨』等经书大都具有浓厚的佛顶思想，<sup>24)</sup>这或可提供我们重新检视新罗五台山五佛信仰中为何出现释迦牟尼佛和观音的背景，有可能与密教五方佛的形成过程中，即金刚界五佛成立之前，『一字佛顶轮王经』、『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中以释迦牟尼佛和观音为中心的佛顶密法的传播有密切关连。关于此，当另有专文再探讨。

## 5. 结论

透过本文研究，得知朝鲜点眼仪的迎请金刚顶37尊，不像敦煌遗书『瑜伽佛礼』或『金刚顶迎请仪』是属于修习金刚顶瑜伽密法的礼忏文，

23) 吕建福(2009), 『密教论考』, 台北: 空庭书苑, pp. 100-111.

24) 『苏悉地羯罗经』将神祇分为佛、莲华、金刚三部，其中佛部实际上是以佛顶神祇为核心，可以说『苏悉地羯罗经』是受到佛顶思想影响甚深的经书。张文卓(2014), 『密教佛顶部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 63.

有请佛、叹佛、礼佛、五悔等项目，仅是以迎请金刚界37尊作为佛事的证明和加持。就其思想结构来看，为金、胎、悉三部密法的合体。从其以金刚界大日如来、三悉地三身佛与华严宗毗卢遮那佛、三身佛的相摄一致，说明自三国时代以来，唐代中期密教的‘金胎不二’及由此衍生的三种悉地思想，在传入朝鲜半岛后与新罗华严宗三身佛相互融摄，并传承至朝鲜，形成韩国密教呈现浓厚的华严思想底蕴的特色。

供奉于大兴寺大光明殿的「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是以金刚顶37尊为题材的后佛帧，虽具有礼拜功能，但在朝鲜时代其职能是作为世俗消灾祈福之用。画中榜题所书金刚顶曼荼罗三十七尊名称，经与敦煌遗书『瑜伽佛礼文』比对，称名雷同一致，加上诸如松广寺「高峰国师橱子愿佛」等文物，推测于高丽时代应有行顶礼金刚顶瑜伽37尊仪式，并绘制与此仪式相关的佛画。惜至今金刚顶37尊佛画只有一例，有待新资料出现再釐清其来龙去脉。

[表一] 『造像经』「圣像塑画点眼仪」主要仪节次第

顺序	节次程序	仪节内容
一	开启告由	开启如常
二	香水海礼忏	
三	拥护偈	奉请八部金刚四方菩萨 三界诸天十大明王 大梵帝释天四大天王 护戒大神福德大神 内护灶王外护山神 等一切护法诸众
四	上茶 上香	茶偈 普供养真言 喝香 戒定香
五	顶礼	至心顶礼十方常住佛法僧
六	洒水 唱和	洒水偈 (观音洒水) 伏请大众唱和 神妙章句大陀罗尼
七	(阿闍梨作观想)	

顺序	节次程序	仪节内容
八	净地	诵净地真言 解秽真言 净三业真言 涂香真言 净法界真言 建坛真言 (开坛真言/立坛真言)
九	结界	道场结界 结界真言 不动尊真言 护身被甲真言 执杵真言 降魔真言
十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真言 法界诸众生同发无上菩提心
十一	召请	执杵真言 执铃真言 动铃真言 佛部召请真言 莲华部召请真言 金刚部召请真言 普召请真言
十二	证明八请 证明茶偈供养 咒	奉请 五轮宝网世界法性海身暗鑊覽唵坎大教主毗卢遮那佛 金刚莲花藏世界大藏尘沙威德身啊囉囉唎法法界主卢舍 那佛 娑婆世界阿罗婆左那一代教主释迦牟尼佛 东方金刚部金刚坚固自性身加持主阿闍佛 南方宝性部福德庄严聚身灌顶主宝生佛 西方莲花部敬爱聚身三摩地主观自在佛 北方羯磨部海云聚身广大供养主不空成就佛 中央寂而常照部法界羯磨四波罗蜜菩萨, 四大菩萨, 四摄 菩萨, 内外供养四菩萨等五部大曼荼罗诸眷属
十三	拥护请 香花请 茶偈供养咒	奉请八大金刚、四方四菩萨、由如来化现的十大明王、 大梵天、帝释天、四天王、二十诸天诸大神、二十五 位护戒大神、十八位福德大神、内护灶王、外护山神等
十四	新佛请	香花请 降生偈 五色丝真言
十五	五佛礼 引导唱和 动乐	礼敬 东方金刚部加持主阿闍佛 南方宝性部灌顶主宝生佛 西方莲花部三摩地主观自在佛 北方羯磨部广大供养主不空成就佛 中央如来部法界羯磨主毗卢遮那佛

顺序	节次程序	仪节内容
十六	点眼 会主执笔八处 点眼	坎. 呼肉眼时安两眼下 哈. 呼天眼时安眼睛 覽. 呼慧眼时安两眼上 鑊. 呼法眼时安两眉上 暗. 呼佛眼时安眉间白毫上 吽. 呼十眼时安胸中 阿. 呼千眼时安口中 唵. 呼无尽眼时安顶上
十七	准提九圣梵字 安位	诃. 呼天耳通时安两足 娑婆. 呼他心通时安两胫 提. 呼神境通时安两腋 准. 呼宿命通时安脐中 隶. 呼漏尽通时安两肩 注. 呼勇猛力时安(心)胸中 隶. 呼慈悲力时安颈上 左. 呼菩萨力时安两眼 唵. 呼如来力时安顶上
十八	列金刚王如来 二十二尊	金轮王如来 普贤菩萨* 日精菩萨 金刚藏菩萨* 文殊菩萨 月精菩萨* 释迦如来 卢舍那佛 虚空藏如来* 阿弥陀佛* 药师如来 弥勒如来 慈惠菩萨 精进菩萨* 出现知菩萨 光网菩萨* 坚固力菩萨 金刚锁菩萨 宝印手菩萨 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禅定菩萨
十九	赞诸眼成就相. 清淨相. 圆满相	开眼光明真言
二十	灌佛安像	沐浴真言 施水偈 安像真言 安装严真言 献座真言
二十一	礼敬	普礼偈

按：属外护类的金刚王如来二十二尊中，以\*标示者表与贤劫十六尊同，余皆不见在贤劫十六尊之内。

[表二] 各经籍的五方佛和五色

『金刚顶经』	中	白	大日如来
	东	青	阿閼如来
	西	赤	观自在王
	南	黄	宝生如来
	北	绿	不空成就
『造像经』	中	白	大日如来 (毗卢遮那佛)
	东	青	阿閼如来
	西	赤	宝生如来
	南	黄	观自在王
	北	绿	不空成就
『诸般文』 『点眼文』	中	白	毗卢遮那佛
	东	青	阿閼如来
	西	赤	观自在佛
	南	黄	宝生如来
	北	绿	不空成就
『五种梵音集』 『五方佛请』 『作法龟鉴』 『五方佛请』 『荼毗作法』 『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 『五方幡书规』 『荼毗文』 『密教集』 『千手四方观』	中	黄	中方华藏世界毗卢遮那 (黄琉璃世界)
	东	青	东方满月世界药师如来 (青琉璃世界)
	西	白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白琉璃世界)
	南	赤	南方欢喜世界宝胜如来 (赤琉璃世界)
	北	黑	北方无忧世界不动尊如来 (黑琉璃世界)
『灵山大会作法』 『五方赞』 『删补梵音集』 『五方赞』 『要集』 『五方赞』 『诸般文』 『五方赞』 *	中	黄	毗卢遮那
	东	青	金刚沙哆
	西	白	极乐弥陀
	南	赤	妙莲宝胜
	北	绿	有意成就

\*金山寺刊本『诸般文』 『五方赞』 中东方‘金刚沙哆’作‘金刚萨怛’，五色中北方为黑色。

[表三] 「大兴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榜题尊名

毗卢遮那佛	四波罗蜜菩萨	金刚波罗蜜/金刚宝生波罗蜜(宝波罗蜜) 金刚法波罗蜜/羯磨波罗蜜
阿閼佛	十六金刚大菩萨	金刚萨埵/金刚王/金刚爱/金刚善哉
宝生佛		金刚宝(金刚藏)/金刚光/金刚幢/金刚笑
观自在佛		金刚法/金刚利/金刚因/金刚语
不空成就佛		金刚业/金刚药叉(金刚护)/金刚法(金刚牙)/金刚拳
	内外八供养菩萨	内：金刚喜?/金刚鬘/金刚歌?/金刚舞 外：金刚消(金刚焚香)/金刚散(金刚散花) 金刚灯/金刚涂(金刚涂香)
	四摄菩萨	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

按：()内为敦煌『瑜伽佛礼文』所述尊名。?部分为书体漫漶难辨。

## 参考文献

### 【资料】

#### ㉠ 韩文文献

[朝鲜] 智禅编, 『五种梵音集』, 1661年刊。

[朝鲜] 佚名, 『密教集』, 1784年刊。

[朝鲜] 佚名, 『诸般文』, 海印寺1719年重刊本影本。

[朝鲜] 白坡巨璇撰, 『作法龟鉴』, 1827年刊。

[朝鲜] 佚名, 『造像经』, 海印寺藏本。

[朝鲜] 智还集, 『天地冥阳水陆斋仪梵音删补集』。

圣宝文化财研究院(2004), 『韩国的 佛画』 大兴寺本末寺篇, 首尔: 圣宝文化财研究院。

#### ㉡ 其他东洋文献

[唐] 金刚智,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 『大正藏』 册18。

[唐] 不空译, 『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 『大正藏』 册18。

[唐] 般若译, 『诸佛境界摄真实经』, 『大正藏』 册18。

[唐] 善无畏译, 『佛顶尊胜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 『大正藏』 册18。

[刘宋] 罽良耶舍译,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大正藏』 册20。

[北宋] 施护译, 『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 『大正藏』 册18。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出版。

### 【论著】

#### ㉠ 韩文文献

金廷禧(2003), 「大兴寺法身中围会三十七尊图考」, 『美术史学研究』 237. 238, 韩国美术史学会, pp. 235-266.

金永德(2011), 「金刚界曼荼罗의 韩国的 变容에 관한 研究」, 『佛教研究』 34, 韩国佛教研究院, pp. 147-173.

李宣谿(2013), 「佛画에 记录된 梵字와 真言에 关한 考察」, 『美术史学研究』



278, 韩国美术史学会, pp. 125-162.

许一范(2007), 『韩国의 六字真言信仰과 金刚界三十七尊의 习合』, 『梅堂学报』  
12, 梅堂学会, pp. 49-60.

㉞ 其他东洋文献

吕建福(2009), 『密教论考』, 台北: 空庭书苑。

汪娟(2008), 『唐宋古逸佛教忏仪研究』,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殷光明(2014), 『敦煌显密五方佛图像的转变与法身思想』, 『敦煌研究』总143, 兰州: 敦煌研究院, pp. 7-20.

张文卓(2014), 『密教佛顶部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阮丽(2012), 『敦煌石窟曼荼罗图像研究』, 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원고 접수일: 2016년 10월 15일

심사 완료일: 2017년 1월 18일

게재 확정일: 2017년 2월 2일

초 록

『금강정영청의(金剛頂迎請儀)』의 한국 내 수용 및 변천  
— 점안식과 불화를 중심으로

진 명 화\*

본고는 조선시대 점안식의 ‘금강계 만다라 37존 봉청’과 대흥사(大興寺) 「법신중위회삼십칠존(法身中圍會三十七尊)」을 통해 밀교 『금강정영청의』의 한국 내 수용 및 의미 대해 연구하였다. 현재 유물에 따르면, 금강계 만다라 오불과 관련된 도상 및 조형물은 9세기 후반 통일신라 때부터 한반도에 등장한 것으로 보인다. 구체적인 예로는 대구 동화사 비로암 삼층석탑에서 발견된 금동사리함(863년) 외함의 바깥 4면에 조각된 사존불상과 강원도 실상사 백장암 삼층석탑의 3층 옥개석 아래에 돌을 새김된 금강계 만다라 오불 등이 있다. 조선시대 유물로는 상원사 문수보살좌상의 복장유물인 목각 판화 「금강계종자만다라도(金剛界種子曼荼羅圖, 1466년)」가 현존하는 가장 오래된 유물이다. 이 판화는 고려 말기에 제작된 판을 사용해 조선 초기에 인쇄된 것으로 보인다. 금강계 37존을 소재로 한 불화로는 1845년에 초의선사 주도, 완성된 전라남도 해남 대흥사의 「법신중위회삼십칠존」만이 유일하게 전해지고 있다. 이들 유물 가운데 「법신중위회삼십칠존」만 예배의 대상으로 사용되었고, 나머지 사리함과 탑신에 새겨진 금강계 오불, 만다라도는 모두 사리 공양이나 개안·복장 의식과 관련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그런 이유로 조선시대

\* 홍익대학교 세종캠퍼스 조형대학 한국학협동과정 조교수

의례집에서 점안이나 복장 의식 때의 금강계 만다라 37존 봉청의례를 찾아볼 수 있다. 따라서 금강정 밀법은 조선시대에 들어선 이후 유가사상의 연구나 수행으로 실천되지 못하고 점안식, 복장식에 관한 의례에만 남았다고 할 수 있다.

본 연구를 통해 조선시대 점안식의 ‘금강계 만다라 37존 봉청’은 돈황유서 『유가불례(瑜伽佛禮)』나 『금강정영청의』가 금강정 유가밀법의 정례(頂禮) 수행에 관한 예참문으로 청불, 찬탄, 예불, 오회(五悔) 등의 절차를 기록한 것과 달리, 점안식 봉청의례 때 불상(또는 불화)의 가지(加持)를 증명할 뿐임을 고찰하였다. 사상적 구조로 볼 때 이는 금강계, 태장계(胎藏界), 소실지(蘇悉地)의 3대 밀법이 통합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금강계의 대일여래(大日如來), 삼실지 삼신불과 화엄종의 비로자나불, 삼신불이 일치한다는 점에서, 삼국시대에 당나라 중기 밀교의 ‘금태불이(金胎不二)’ 및 거기에서 파생된 3종 실지 사상이 한반도에 유입된 뒤 신라 화엄종의 삼신불과 섞여 조선시대에 이르면 화엄사상이 짙게 깔린 한국 밀교로 발전하게 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대흥사 대광명전에 봉안된 「법신증위회삼십칠존」은 금강정 37존을 소재로 한 후불탱으로, 예배 기능도 있지만 인간세상을 위해 재앙을 없애고 복을 내려달라는 기원의 용도로 주로 쓰였다. 그림 속 방제(榜題)로 쓰인 ‘금강정 만다라 삼십칠존’이라는 명칭이 돈황유서 『유가불례』의 명칭과 유사한 점으로 미루어, 당시 한반도에서 금강정 유가 37존을 경배하는 의식이 전파했으며 「법신증위회삼십칠존」 이전에도 이러한 의식과 관련된 불화가 제작되었을 것이라고 추측된다.

통일신라 후기에 유입된 금강정 불정 사상과 신앙은 고려 때 호국사상이 더해지면서 왕실의 숭상을 받으며 유지되었지만, 조선시대 이후 쇠락의 길로 접어들어 점안식의 봉청의례 때 불사의 가지(加持)를 증명하거나 그것을 소재로 그린 불화를 사원 불전에 봉안해 세속의 재앙을 없애고 복을 기원하는 용도로만 사용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